



血戰河西走廊

周純麟



# 血战河西走廊

周 纯 麟

解放军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血戰河西走廊  
徐向前一九三三年十月

承徐向前同志為本書題簽書名

文字整理：陈识金  
责任编辑：朱冬生  
装帧插图：尚云波  
绘 图：李继诚

## 血战河西走廊

周 纯 麟 著

\*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.25 插页1 字数95,000

1984年2月第一版 1984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85·38 定价：0.50元

## 出版说明

我们党以往的历史，是一部人民革命的历史，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。我军从红军初创时候起，就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，艰苦奋斗，不怕牺牲，为人民为革命英勇献身，求得了国家的独立，人民的解放。

《血战河西走廊》这部书写了我们党领导下铁的红军的一部分——西路军西征的经历，它形象地再现了往日血与火的搏斗，我红军战士不屈不挠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勇气概，活画出我军指战员大智大勇气吞山河的高大形象。这部书真实，质朴，热切，感人，字字行行都是从斗争实践中来的，都是血与火的战斗记录。西路军环境之险恶，战况之激烈，场面之悲壮，将士之英勇，生活之艰苦，虽然书中只能略见一斑，但读起来仍不能不使人怆然泪下，感怀不已！书中所介绍的那些师、团、营、连、排指挥员，班长、战士、通信员、炊事员等等，他们那种胸怀大志，奋勇杀敌，前仆后继，勇往直前，打起仗来不要命的革命精神，是我们的无价之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血战河西走廊》与其他的革命回忆录一样，是一部生动的革命传统教材。

本书承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同志题签书名。

DD 80/15

# 目 录

## 出版说明

一	虎豹口西渡 .....	1
二	熊发庆智勇打骑兵 .....	21
三	永登城攻坚受挫 .....	33
四	四十里铺鏖战 .....	42
五	夜袭水磨关 .....	55
六	永昌反击 .....	64
七	猛虎连长张如山 .....	78
八	倪家营子突围 .....	99
九	石窝山上刀光剑影 .....	111
十	风雪祁连山的日日夜夜 .....	123
十一	安西城最后一战 .....	135

## 后 记

## 一 虎豹口西渡

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，夜幕刚降临不久，西风萧瑟，星星稀落。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，已经凋零和干枯，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。岸边近处村庄的灯光全部熄灭，甚至连狗吠的声音也已经消逝，整个东岸似乎一片寂静。只有浩莽的黄河水，愤怒地咆哮着，涌起一排排浊浪，一阵又一阵，不停地向着岸边陡壁的岩石上冲击着，拍打着，飞溅起几米高的水花，“哗啦啦”，“哗啦啦”，发出雷鸣般的巨响。……

这时候我红三十军奉上级命令，在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和代军长程世才同志（我们下面干部战士都称他军长）的带领下，正整装待发，要在这个深秋的夜晚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，渡河西进！

我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是渡河前卫团。为了保证渡河成功，团首长决定，从全团九个连队和团部特务连里各抽出一个班，临时组成“渡河先锋连”。许多党员、团员都纷纷报名、写请战书，要求参加“渡河先锋连”。团首长最后挑选了一百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打仗勇敢的英雄、模范组成了“渡河先锋连”。“渡河先锋连”的连长是由一

营营长赵海丰担任。我原来在三营当教导员，也被团里临时抽调到“渡河先锋连”来当指导员。

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，望着急流滚滚的黄河和对岸敌人的灯光，深感任务的艰险以及肩上担子的重要和光荣！半个月前，我们红四方面军与一、二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境胜利会师，极大地鼓舞着战士们革命胜利的信心，党中央在致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贺电中也指出：“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，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，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，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。”并号召全军为开辟、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，“联合工农商学兵，联合各派各界各军，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。”我们“渡河先锋连”的指战员们都情绪高昂，大家想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困难、艰险和恐惧，而是如何总结昨晚渡河没有成功的经验教训，想办法坚决完成今夜的渡河任务。

昨天晚上，我们曾在靖远县城以西三十里的地方——红嘴子强渡黄河。但是，由于白天我们观察河对岸地形时，河宽、有柳树挡住视线，没有看清整个地形。结果，我们船到中流，遇到了河中积沙形成的河槽、浅滩，船开不过去，人下船跑了一段，前面又遇到了深水。河槽挡住了去路，过不去，上不了对岸，怎么办？敌人又在不时地打枪，天色已将黎明，情况非常严重！我们是“渡河先锋连”，后面还有大部队。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，所有的同志都在看着我



们。我们真想豁上去拚了！然而，这不是理智的做法。我军现在渡河的企图必须非常隐蔽。如果一旦暴露，将会使我军付出许多难以想象的代价和牺牲。

渡河前，团首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：见陆地就下船。就在我们下陆地走了一段路之后，却又遇到了河槽。如果把船从陆地上拖过来，渡我们过河槽，还得重新把船拖回去接大部队，大部队接来之后，还得把船抬来拖去，既不方便，又容易贻误战机。因此，我们认为这个渡口不理想，于是，立即派人过河回去，把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。

不一会，团首长给我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当我们刚刚撤回岸边，把伪装搞好的时候，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我们仔细一检查，发现少了六班一条船。这时候，如果六班这条船暴露目标，就会使大部队西渡黄河的计划毁于一旦，真把我们急坏了。幸好，没多久，六班这条船顺着河边从下游回来了。他们是沿着我们这边的河岸边回来的，所以，没有被敌人发现。我们心上的石头这才算落了地，松了一口气。原来，六班这条船是在行进中，桨摇坏了。船在河中直打转转。于是，六班的同志就急中生智，用铁锹划着船，顺水而下。然后，他们再沿着岸边把船拉回来的。我们忘记了一夜的疲劳，与战士们一道，抬起水淋淋的船只，赶了十多里路，返回了驻地，并且很快又将船伪装好。

这次渡河未成，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很多東西，而且使各級领导看清了红嘴子并不是一个好的渡口。于是，我们白天



靖远县的虎豹口

也顾不上休息，抓紧侦察过河渡口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上级发现红嘴子的上游——虎豹口可以渡河。

这是一个现成的渡口，靠我们这边是一个陡岩，地势高。上船的地方有果园和村庄作掩护，必要时，也能组织火力掩护部队强攻。这天下午，军政委李先念、代军长程世才、师长熊厚发和团长熊发庆又带领我们到这里看地形。我们隐蔽在河岸上，看着滚滚的黄河。在这里，虽然河口稍窄一些，只有两千米左右，但是水流很急，从两山之间咆哮而过，浩荡直下，势不可挡。再看河对岸，虽然岸堤比我们这边缓一些，但是光秃秃的山峦，却重重迭迭，起伏不尽。贴近河岸向上，是高低不平的起伏地。山上山下都有林立的礧

堡，一看便知道敌军在这里有重兵设防。硬拚，是很难过去的，比较可靠的办法，是夜间偷渡，出奇制胜。

我和赵海丰同志吸取昨夜渡河失利的教训，对河岸那边的地形、敌情，尽量想摸清楚一些。我们通过严密侦察，发现虎豹口正对面的岸边上，有大小不同的四个碉堡。在滩头前面的陆地上，有两个碉堡，分上、下两层；但上面是半截墙。再往后去一点，还不到河堤岸，又有一个碉堡，位于前面两个碉堡当中，使这三个碉堡基本上成一个等腰三角形。上了堤岸，靠路的左边，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碉堡，位于前三个的后方，可以随时支援前三个的火力。路的右边，有三、四间小房子，也在堤顶上，基本与大碉堡在一条直堤上；后面大、小碉堡与房子之间，有一片梨树。并且隐约可见，这四个大、小碉堡，都是砖砌的。再往后去，就好像是一条街。我们经过反复分析估计，前面三个碉堡，可能各有一个班的兵力，后面那个大碉堡里，是敌人的一个连部。房子里可能住着随时准备支援前面部队的两个班，其余的敌人，大概住在街上。打完仗之后我们去察看，证明我们这个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。从对岸的设防来看，敌人对这个渡口的防守，是非常严密，作为重点设防的。

根据侦察到的这个地形和敌情，我和赵海丰召集班排长再开“诸葛亮”会，重新研究和布置我们渡河作战的方案。我们研究后的部署是：全连总共十二条船，一个班一条船，十个班十条船，连长赵海丰和我各带一条船。各班船上有十

二个人，赵海丰和我的船上各七个人，每条船上还有两个民工掌舵。全连六挺机枪，分别放在一、四、五、九班以及赵海丰和我带的船上。我和赵海丰的船上，各有一个司号员、两个机枪手、三个通信员。上岸之后，赵海丰连长带领一排，指挥一、二班打滩头前面的两个碉堡，三班打掩护，兼作预备队；我带三班，打大碉堡与那三、四间房子里的敌人；二班的任务是打滩头两个碉堡之间的中间碉堡和向街上发展；一排打完碉堡后，向左发展，负责左边警戒；三班打完碉堡和房子后，向右发展，负责右边警戒。当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：尽量偷袭，上岸之前，敌人不发觉，我们不打枪，一旦被敌人发现，我们就在岸上部队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火的支援掩护下，组织强攻，保证渡河成功。我们将这个作战方案，报告上级之后，上级也完全同意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又一次告别房东，抬着木船，沿着高低不平的起伏地，步行了十多里路，来到黄河东岸。进入黄河边沿之后，我们就在比较低凹的河槽里行走，一步一步地把渡船伸入河内，并用绳子拴住，牵在手里。这一天，虽然敌人派飞机对我们进行多次侦察、轰炸，但由于整个部队隐蔽得好，所以并没有什么伤亡，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的渡河企图和行动。

时间，在一分一分地不停地过去，战士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一切准备，随时准备执行渡河的命令。我和赵海丰此刻也更加繁忙。我们利用还没有下达渡河命令的点滴时

间，进一步深入到每条船边，与班、排长和战士们更加仔细研究渡河和登陆后的每一个动作顺序，以及出现意外情况之后如何处理的办法等等，使作战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扎实、更加细致。因为战士们清楚地知道，前面不仅有黄河天险，而且敌情是非常严重的。根据上级的通报和我们侦察到的情况，知道除了我们看到对岸滩头上敌人和碉堡以外，实际上敌人的河防部队是敌马步芳军的骑兵第五师，该师下辖三个旅和直属炮兵团、工兵团、特务团。敌骑兵第一旅防守脑泉、尾泉一带，敌骑兵第二旅防守靖远县对岸的中泉子、中和堡三角城一带，敌一个步兵旅防守五佛寺一带，并由该旅参谋长为河防总指挥。因此，我们把渡河的准备工作多做一分、做好一分，我们渡河时损失就会减少一分，渡河胜利成功的把握就会多增加一分。为了进一步做好渡河准备，我们还运用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伐木造船的事教育大家。所以，每条船上，战士们讨论得都很热烈，分工也很具体。譬如，谁划船？谁摇橹？谁打枪？谁联络？船舵坏了怎么办？离开了船队怎么办？被敌人发现怎么办？对岸有浅滩怎么办？对岸是陡壁怎么办？登陆之后如何向碉堡接近？怎样按各自的分工攻碉堡、打房子，班、排长负伤或者牺牲了怎么办等等，战士们都一一作了研究和想出了解决的办法。

打过仗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，进攻前的一段沉寂，总会觉得时光走得太慢，往往一刻钟有一天那么长，也许还感觉到不止一天。但是，今天夜里，由于我们十分紧张，到每

条船上去再次检查渡河准备，时间也就不知不觉过去了。我和赵海丰刚刚各自回到自己的船边，突然团长熊发庆向我们传来了口令：“渡河！”

“渡河！”我几乎是在飞身跳上船的一刹那间，对全连同志下达渡河命令的。战士们早就渴望着渡河行动了！霎时间，虎豹口一侧轻舟齐发。我们一个个奋力地划着桨，使得小船象离弦的箭一样，“嗖”、“嗖”、“嗖”地前进。这时候，大概是夜间十一点钟。

我们的船队是按这样的队形前进的：一排在前，三排紧跟，二排在后面。实际上，一行船之后，一、三排加上我和赵海丰的八条船，几乎是一字儿摆开，并排行进的。但是，一排长李国忠带的那条船，却是一路领先，总是航行在其他各条船的最前面。

为什么李国忠带的那条船，总是航行在船队的最前面呢？这还得从头说起。

李国忠是四川人，大个子，父亲在军阀混战中被抓去打死了，母亲也由于苛捐杂税，生活贫困而活活饿死了。因此，他对国民党军阀仇恨极深。一九三四年，我们从川东到川西，经过他们庄子时，他哭着闹着要参加红军。我当时在二六二团二营当教导员。他在我们四连一班当战士。这个人很聪明，接受新鲜事物快，活动能力也很强。记得他刚参军不久，我们住在四川省平武县金锁镇扩大红军，他就在镇子上一边敲锣、一边用四川话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好处和控诉军阀的罪

行，有时还到镇上的戏台上进行宣传。当时，他是我们营扩军宣传的积极分子。那次在金锁镇上，我们营每天都有十几或二十几个青年群众来报名参军，不到半个月就扩大了新战士三百多人，除了党的政策和全营同志的努力以外，与李国忠深入到群众之中积极宣传是分不开的。

他还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不怕苦，不怕死。战斗中修工事，是很艰苦的。背土块，别人一次背一块，他每次都背两块、三块，从不叫一声苦。一次战斗间隙，天上下着大雨，我们蹲在竹棚里守卫山头，他担任流动警戒哨，竹尖从他的脚心戳通到脚背，鲜血直流，他咬着牙把脚拔出来，一声没吭，又继续执勤。在青龙场战斗反击时，他面对敌人密集的火力毫无惧色，端着轻机枪跑在最前面，边打边冲，击毙了敌人一个轻机枪手，缴获了一挺机关枪。过嘉陵江时，他就参加了“渡江突击队”，学会了划船、掌舵、在船上射击等本领。二六二团整编，他又与我一起编到二六三团三营。这次西渡黄河，临时成立“渡江先锋连”时，他又一再要求参加，反复说明他要西渡黄河消灭国民党军阀的决心和自己参加“渡江先锋连”的有利条件。被批准参加之后，他热情地向全连介绍自己渡嘉陵江的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，根据夜间偷渡黄河的特点，组织全排做好渡河和上岸歼灭敌人各种准备。我在渡河前最后一次检查他们的准备工作时，发现他们正在把手榴弹分两枚、三枚和四枚捆在一起。李国忠怕我不理解他们的意图，就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上岸最艰巨的任务是

炸大碉堡。因此，我们就给敌人多准备一些‘干粮’，‘一口’就叫他们‘吃’撑死了！”接着，他又给我介绍了今天下午他们排进行划船突击训练的情况。现在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他带的那条船，就象多级火箭一样，“嗖”、“嗖”、“嗖”不断地飞速向前驶去。

突然，一个大浪扑过来，把李国忠那条船冲回来一、二丈远。我们船上司号员说了声“不好！李排长的船被大浪冲回来了。”可是，等我看他那条船时，他已经与船上的战士一道操动双桨，奋力紧划，同时借着一个回浪的力量，又使船划到了船队的最前面。

当我们的船行驶到河中心的时候，对岸的敌人大声喊着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同时，敌人亮起了一束电筒光，慢慢朝我们船上照来。

这使得我们吃惊不小，紧张万分。大家一面做好战斗准备，一面用手中的铁锹、木板，拚命地划着，使小船躲过了敌人的手电筒光柱。只听得李国忠排长以极其平静的声调，操着他那老家四川的地方话语答道：“家里有病人，找医生的！”

趁敌人没有立即问话的当儿，我们的船划得更快、更用力了。小船在风声、波涛声中飞速地前进，离彼岸的岩壁越来越近了。

敌人又一道电筒光向我们照射过来。这一次，由于我们离敌人近了，所以光线也比上次强了。我们的心情也更紧张



了。敌人用电筒光照了照李排长的小船，似乎不相信李国忠的答话，又大声问道：“真的是病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总！不信，你们停会可以看看。”李国忠排长又操着四川的地方话答道。

黑夜里行船，本来是巴不得见到光亮的。而今天夜里，我们在奔腾而下的黄河里行船，却希望天色越黑越好，根本不想见到光亮，那怕是一丝丝光亮也想尽力躲过。这并不是我们不需要灯光导航，而是意识到肩上的重任，沉沉的黑夜，更有利于我们完成西渡黄河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

但是，敌人却正好相反。他们的电筒光一会亮，一会暗，而且总是暗的时间短，亮的时间长，并在黄河面上来回横扫，照过来，照过去，总想在河面寻找些什么。这就给我们渡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危险。

同时，这莽莽的黄河，也并没有因为我们要完成重任而收敛起它的一点凶猛。相反，它在黑暗的夜色中，更加逞凶逞狂，忽而群峰壁立，把我们的小船掀起二、三尺高；忽而水势急下，把我们的小船从峰尖上甩落到浪底里面；忽而团团旋转，把我们的小船卷进成串的旋涡之中……。我们虽然在黑夜里，船与船之间看不见，甚至同一条船上的人也互看不清楚。然而，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目标，共同的使命，却将我们全连同志的心拴在一起，变成统一的意志，统一的力量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奋力地与黄河上凶猛的急流浪涛拚搏，迅猛地操着船朝着对岸前进。